

丹生花筆一枝

——
高集与高汾

张宝林 著

笔底大波澜，家国情怀一甲子。
人间贤伉俪，文章乐趣两书生。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丹生花筆一枝

张宝林 著

——高集与高汾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各具生花笔一枝:高集与高汾/张宝林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0.1

ISBN 978 - 7 - 216 - 06306 - 7

I. 各…

II. 张…

III. ①高集(1920~2003)—传记②高汾—传记

IV. 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3613 号

各具生花笔一枝——高集与高汾

张宝林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71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

印张:22

字数:392 千字

插页:1

版次: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6306 - 7

定价:36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关于传主



青年高集。

这是一对新闻伉俪的传记。女主人公叫高汾，男主人公叫高集。

从1930年代后期、1940年代初期，这两位年轻人便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，前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。男主人公2003年逝世，女主人公虚岁90，仍然健在。

本书虽是两个人的传记，内容却侧重女主人公。因为女主人公的生涯更曲折跌宕，更具戏剧性。

高汾不认为自己是个人物。

她谦卑低调，常挂在嘴边的话是：这个人水平高，那个人文笔好。无论年长年幼，仿佛人人都是她的师尊。对一些年轻的后辈，她会夸他们如何能干；而对一些老友，男的，她说：他是大才子。女的，她说：她年轻时真漂亮。

其实，既能干又漂亮，她才当之无愧。

早在抗战时期的广州、桂林、重庆，她就是活跃于新闻界的“美女记者”了。另外，她还顽强坚韧。一副纤弱的身板，竟能熬过北大荒零下40度的严寒，至今仍算健康。

青年高汾。



熟人偶或提起她当年的风采，她一定说：哪里，我差远了，差远了。然后，找个话题就岔过去。

她是一部现代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。

她出生的前9年，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轰然倒塌，中国进入民国时代。

她出生的前一年，发生了伟大的“五四”运动，掀开现代史的第一页。新的思潮，洪水般地涌入神州大地，就连她出生的小县城江阴也受到了影响。她上了新学堂，在那里学习新知识。

她18岁在广州进入救亡日报当记者，同年加入共产党，至今已经超过70个年头。

她一生当记者，没有做过其他工作，她以此为荣。当然，要除去被打入另册的20年。

她经历了八年抗战、三年解放战争、难得的几年和平建设，然后是反右、反右倾、十年“文革”，最后赶上三十年改革开放。

她曾在郭沫若、夏衍直接领导下工作；她多次接受周恩来的指示，和爱人高集一起，在国统区配合共产党进行抗战宣传；她采访过的政界、军界、文化界人物无数：毛泽东、宋庆龄、邓颖超、叶挺……皖南事变后，她在香港和茅盾一起避难；在回内地的路上，又和邹韬奋、恽逸群同行；解放后，她参加并报道过开国大典、政协会议、抗美援朝；她倾听过聂鲁达和爱伦堡，面对过乌兰诺娃；她的朋友，几乎都是文化界的风云人物。

她的笔下，是七十年多年的风生水起，云卷云舒。

但她不想写自传，也不让人写传记。

她一再说：我不值得写。

这样一部活史记，不记录下来，岂不可惜？

2002年暮春，她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，踏上了寻根之路。

自从17岁离开家乡，她只回去过一次。那是在1980年代，应母校南菁



中学的邀请，参加了一次校庆活动。这些年，她很思念故乡，年纪越大，她越思乡。

故乡的变化太大了。

过去的长江天堑，如今架起了雄伟的江阴大桥。老旧的街道，也变成了繁华的街市。人民路步行街两侧新建的楼群商厦，比肩而立。琳琅满目的橱窗，衣着靓丽、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毫不亚于上海的南京路、北京的王府井。入夜，江风徐来，灯影摇曳，游人漫步在“江尾海头”边的林阴道上，那份悠闲、惬意，让她恍如梦中。

在两天的时间里，她参观了黄山古炮台、江阴博物馆，走访了亲友，回到了母校。最后，她提出要去看看南街老宅子。

那天下午，她们一行沿着大街，来到一条小路，又拐了个弯，进了一个小巷子。

在杂乱无章、密密匝匝的平房和小院的重重包围中，有一口井。这井围着水泥井圈，和一个长方形的水泥平台相连，平台又有个缺口，水可以从缺口流向下水道。

她一会儿看看井，一会儿又看看四周，端详再三，说：这井原来就在我家旁边。她指着东南方向说，我们家的西墙，就在那里，还有个木门。

这一群人在井边寻寻觅觅，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。尤其是一位老人。他戴着一幅深度近视眼镜，拄着一根拐棍，站在路边，盯着她看。她也觉得这个人面熟，就走了过去。两人仔细打量对方，几乎同时喊出对方的名字。原来，这个老人是她的老邻居，他的父亲是高汾父亲当镇法院书记官时的随从，小时候一直租住在高家的院子里，他后来自学成才，当了牙医。

她拉着老邻居的手，向他打听熟人的近况。周围的其他人也围了过来，饶有兴趣地听两个老人交谈。

“几十年了，你讲的老人都不在了，这些全是下辈人、隔辈人。”

“这口井还用吗？”



高汾(左五)和孩子 2002 年在故居前与老邻居(左四、左七)合影

“还在用,不过只用来洗衣拖地,饮用水早就是自来水了。”

老邻居热情地招呼他们到家里坐坐,她连连称谢,因为还要赶去长江饭店,出席市委副书记的晚宴,只好握手告辞。

古制八家为一井,以后人们便把人口聚集地或乡里称之为井。

她这次踏上故土,没有见到多少老人,但见到了老井。

就是那次寻根之旅,触发了她的忆旧情怀。

四年后,也就是 2006 年,她同意写她的传记,让女婿执笔。

她开始整理自己的资料,包括这些年陆续撰写的一些回忆和悼念文章。她翻出了几本日记,这是并不完整、断断续续的历史记录。

她找出尘封已久的剪报资料,是她几十年来发表的各类文章很少的一部分,还有她和老伴高集在历次运动中写的自传和检查交代材料。这些东西,长期压在箱底,已经发黄变脆,像苏式月饼,一碰就掉渣。

在 2006 年一整年里,她断断续续地回忆了自己的成长史、恋爱史、运动



中的挨整史。

她常常沉浸在对往事的缅怀中。

“我是小人物，但碰上了大时代，碰上了一大群时代精英。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，我为国家、为人民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。”她说，“但是，我没白活一辈子。”

高集晚年写过一些有分量的回忆文章，写自己与张季鸾、杨刚、范长江、浦熙修等人的交往。2001年春，在家人的一再要求下，他集中精力，比较系统地口述了自己的历史，据此整理成约3万字的资料，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细节和线索。

现在，就让我们沿着她和他的生活轨迹，重返那些杂糅着血和泪，闪烁着剑影与火光的岁月，寻觅他们遗撒在人生旅途中的感动与激奋、疑惑和反思吧。

老年高集、高汾。



关于传主 / 1

第一编 高汾 / 1

第一章 童年和少女时代 / 2

小城江阴 / 2

人丁不旺的高氏家族 / 4

艰苦的童年 / 7

澄翰和南菁 / 9

姑夫演了一出“空城计” / 11

偶像：阿哥高清岳 / 13

战火中的颠沛流离 / 16

第一个男朋友 / 18

躲过一场大劫 / 20

第二章 救亡日报岁月 / 23

革命引路人夏衍(上) / 23

革命引路人夏衍(下) / 27

兄长廖沫沙 / 29

她像一颗明亮的彗星 / 31

高灏的爱情悲剧 / 35

都是一帮“文化人” / 38

大姐姐郁风 / 41

第一次见孙夫人和邓大姐 / 43

采访前线将军 / 44

五岁和七岁的“宣传员” / 46

报社的宣传慰问活动 / 47

焦菊隐教她演戏 / 49

第三章 流亡生活 / 52

海上二日 / 52

和茅盾在香港避难 / 54

流弹下的迁移 / 56

从香港撤回内地 / 58



难忘阳台山 / 60

见证蒋经国的“赣南新政” / 61

第二编 高集 / 65

第四章 从榆林到重庆 / 66

“榆林高氏” / 66

初见姑父张季鸾 / 70

姑妈的奠仪 / 73

不安分的少年 / 75

“借读”西北联大 / 76

破例进了大公报 / 79

王芸生：张季鸾的接班人 / 81

亦师亦友的徐盈和子冈 / 83





第五章 初试啼声 / 86

第一次见“胡公” / 86

上了“黑名单” / 89

主编《学习生活》 / 91

大公报获国际奖 / 93

一代宗师病逝 / 95

重走中国西北角 / 98

采访常德之战 / 101

美国朋友谢伟思 / 103



第六章 “你就得呆在大公报” / 107

想跟夏衍去上海 / 107

来去匆匆“旧政协” / 110

追着周恩来采访 / 112

“较场口血案”的余波 / 113

台湾面面观 / 115

傅作义：想见高集，还见不着 / 117

一生难忘范长江 / 119

第三编 高汾与高集 / 121

第七章 何物“二流堂” / 122

新民报的陈邓双杰 / 122

“二流堂主”唐瑜 / 125

传奇人物黄苗子 / 128

“神童”吴祖光 / 132

“各具生花笔一枝” / 134

李普和沈容 / 138

“堂事”琐忆 / 141

双双见到毛泽东 / 144

采访叶挺将军 / 145

重庆生活剪影 / 147

第八章 在白色恐怖下 / 151

“下关惨案” / 151

一个小小的误会 / 154

高集眼中的浦熙修 / 156

“你下一步怎么办？” / 158

特务两次登门 / 160

“5·20”：一次流产的报道 / 162

逃亡上海 / 163

大公报的夜班生活 / 165

偷听解放区广播 / 167

杨刚的神秘电话 / 169





第九章 解放了 / 172

大公报“新生” / 172

总理邀请聚餐 / 175

毛泽东说她“空前绝后” / 178

采访开国大典 / 180

“共产党员”申请入党 / 182

国际报道与杨刚逝世 / 185

一段最舒畅的日子 / 188

北京大动作：改造妓女 / 191

采访亚太和平大会 / 192

改造旧城的范例 / 194

倾听爱伦堡与聂鲁达 / 195

会见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 / 198

唯一的一次出国 / 200

写了一篇“小小说” / 202

总理指座 / 203

第十章 “反右”前后 / 205

风雨骤来 / 205

胡乔木保了高集 / 207

违心的批判 / 209

自投罗网 / 213

没有离婚 / 215

丁聪的疑问：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 / 217

这就是北大荒 / 219

养猪、出墙报、当伙夫 / 221

梦醒时分 / 223

第十一章 一个忙人 半个病人 / 226

访问拉丁美洲 / 226

看莱蒙湖这面镜子 / 228

见了陶里亚蒂 / 231

差点得了“焦虑症” / 233

又回文艺副刊 / 235



看地方戏 / 237

邓大姐接见 / 239

极左路线下的文艺界 / 241

第十二章 屈辱“文革” / 243

大公报停刊 / 243

“劳改”奇闻 / 248

覆巢之下无完卵 / 250

骇人的“裴多菲俱乐部” / 252

患难之交赵明洁、张遵修 / 254

为张铁生辩护 / 257



第十三章 重回编辑岗位 / 260

一次难忘的经历 / 260

获得“改正” / 262

重回记者队伍 / 265

两次重要采访 / 268

与电影结缘 / 270

随笔丰收 / 272

与唐人的最后一面 / 274

她约稿从不碰钉子 / 276

又到西花厅 / 278

与抗战同盟朋友的会见 / 280

第十四章 满目青山夕照明 / 284

筹办人民日报海外版 / 284

一个人的办事处 / 287

近水楼台 / 290

老将重出江湖 / 293

为文访友两相宜 / 295

“还我青春再逞能” / 297

大学者的小文章 / 299

听徐迟讲科学 / 301

第十五章 安享晚年 / 304

夏衍的“暖寿”和冥寿 / 304

帮彭启一落实政策 / 306

记者站成立以后 / 309

高集走了 / 310

“马路俱乐部” / 314

“欣逢吉日先迎米” / 317

尾声 / 320



附录一 / 322

北大荒纪实(日记 1959—1960)

附录二 / 333

读高汾的《北大荒日记》

参考文献 / 340



第一章 童年和少女时代

1949年7月12日,周恩来致信胡乔木:

“定于今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请新闻界下列友人聚餐,并答复几个问题,因我一直没有工夫见他们,而他们之间若干人已经多次要求见我,故拟作一次总解决,并请你参加,以便负责解决其具体问题。

朱启平、高汾、邓季惺、浦熙修、徐盈、彭子冈、储安平、萨空了、胡愈之、刘尊棋、宦乡。”

名单里的这11个人,朱启平,《大公报》记者,登上过密苏里舰,采访日军向盟军签署投降书,写过名篇《日落》。邓季惺,《新民报》的创始人之一,她和夫君陈铭德是中国报界的实业家。浦熙修,《新民报》的记者。徐盈、彭子冈夫妇,《大公报》的记者。储安平、萨空了、胡愈之、刘尊棋、宦乡,不仅是知名报刊的主编主笔,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。

在这个名单里,无论年纪还是名气,高汾是最小的。但此时29岁的她,已有11年的新闻资历,而先前,在一些亲友的影响下,她小小的心灵早就向往着光明和进步了。

小城江阴

在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腹地,有一个极具魅力的小城,这就是江阴。

江阴古称暨阳,2500年前已有文字记载。晋太康二年(281年)始置暨阳县。南梁绍泰元年(555年)废县置郡,因地处江南,故称江阴郡,是为江阴的由来。

史书上说,设县之初,街市已成。唐宋时成为国际航运的码头,常有高丽、日本商船云集在黄田港口。北宋王安石有诗曰:

黄田港口水如天,万里风樯看贾船。

海外珠犀常入市,人间鱼鳖不论钱。

足见当时的商贸活动已颇具规模。明清两代街市进一步扩大,商店、茶

馆、饭庄、客栈鳞次栉比，米豆、土布、南北货、竹木、国药等物品交易繁盛。

民国之初，江浙一带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。江阴靠近黄金航道，得天独厚。全县有各类商号 3500 余家，从业人员 31000 人，同业公会发展到 24 个。到了民国 23 年，公路开通，电讯启用，银行开业，江阴的经济发展如虎添翼，终日舟车辐辏，小小县城成为长江中下游最繁忙的商品集散地之一。

江阴是吴文化的源头之一，人文荟萃，名人辈出。

这里是大旅游家徐霞客的故乡。明朝末年的徐霞客，分明是读书人的“异类”，他饱读诗书，却无意于求官问爵。凭着一双布履，半囊图经，竟然丈量了大半个中国，北达燕晋，南及云贵两广，他留下的那部《徐霞客游记》，既是地理学的科学著述，也是著名的随笔美文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。

近现代，江阴也出过许多著名人物，比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刘半农，是与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等过从甚密的文学家、语言学家、教育家。曾任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，发表过《我之文学改良观》、《诗与小说精神之革命》等惊世骇俗的论著，被人誉为“斗士”与“闯将”。他的兄弟刘天华和刘北茂，都是著名的音乐家，特别是刘天华，是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，不仅是作曲家，还是卓越的演奏家，他创作的不朽名曲《病中吟》、《良宵》、《空山鸟语》、《光明行》，至今仍是民乐演奏会上的保留曲目。江阴的乡贤自然还不止这些，现当代政治界、文化界名人陆定一、吴文藻、沈山源、沈鹏等都是江阴人。

五四老作家沈山源，1938 年填有《竹枝词》八首，分写江阴的山水、人物、风俗、季节、物产、古迹、家宅、慈母，情真意切，流传甚广。1999 年，著名诗人、评论家、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选书五首，一时成为诗书“双璧”的文坛佳话。现录其二：

江阴好，

山水气势雄。

三十三山罗四境，

长江滚滚隐蛟龙。

四季景无穷。

江阴好，

人物冠古今。

佛子神仙随代有

畸人侠客不须巡。

行事足讴吟。



资料显示,改革开放以来,江阴已经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轨道。有三个“之一”数据,显示了江阴的经济建设成就:江阴的土地占中国的万分之一;人口占全国的千分之一;GDP占全国的二百五十分之一。

自1987年撤县改市以来的20年里,江阴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0倍;财政收入增长了53倍;全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七年列全省第一。江阴在县级市里,无疑是佼佼者,从2002年起,已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的第一名。在经济学界被誉为“江阴板块”。

数字很枯燥,但反映了事实。

1920年1月8日,高汾就出生在这个县城南街一个平民家庭。

人丁不旺的高氏家族

高家在当地不算望族,但是有点文化根基。

高汾的祖父读过私塾,也教过书,为人忠厚,是个好好先生,在邻里间颇有人望。祖母贤惠慈祥,脾气特别好。长辈说,从不见她有疾言厉色的时候。祖父母育有五子一女,按说高家应当人丁兴旺,但弟兄五个,四个没活过三十。高汾的父亲、三叔都念过书,但兄弟俩年纪轻轻双双死于肺病;那时,肺病就是癌症,根本没药可治。他们过世以后,整个家族处在惶惶不安之中,不知下一次厄运会降临在谁的头上。

二叔虽然没得肺病,也死得早。四叔独身,染有不良嗜好,是抽大烟抽死的。五兄弟中,只有最小的老六得享天年。

高汾父亲的几个弟兄中,三叔最有才学,曾任家乡留彩桥小学校长。在那个时代,念书的人不多,当小学校长并不简单,许多大文化人都当过小学校长,比如老舍。叶圣陶也在家乡教过小学。念书人和普通人就是不一样,三叔绝没有男尊女卑思想,他和三婶相敬如宾,家里马桶都抢着倒,这在家乡绝无仅有。当然,三婶也是念过书的。三叔三婶留有一个独子,叫高清岳,对高汾的影响很大。

六叔身体较好,子嗣也多,两男两女。堂姐高境与高汾关系最好。堂姐菩萨心肠,后来学医,勤勤恳恳地当了一辈子妇产科大夫。姐夫全广辉毕业于清华大学,和姚依林同过学,曾是校篮球队队员,长期供职银行,当过襄理。他一生热爱体育,新中国成立后,从事体育教育,曾任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体育教研室主任。以后的几十年,高汾、高境姐妹联系密切。从1950年代开始,她们同住北京,经常来往。近几年,堂姐、姐夫相继去世,但他们的两个女儿待阿姨像母亲一样,经常来问寒问暖。她们和几个表妹表弟从小一起长大,

情同手足,这种关系现在已经延续到第三代。

高汾的姑妈是祖父的独女,叫高履洁,在孩子们排行第五。

高汾对姑妈的感情很深,她在回忆幼年时光时,多次讲到这位能干的长辈:

“姑妈长得不漂亮,因为小时候生天花,落下一脸麻子,但在高家的女孩子们,她是最有文化的。她在家乡读的中学,毕业后家里又把送她到新加坡读了几年书。回国之后,当了留采桥小学的校长,因为三叔去世了,学校没有校长。姑妈结婚以后,因为日本人炸了姑父家的房子,她和姑父就搬回娘家住了。姑妈精力旺盛,里里外外一把手。不仅当校长、教书,还把家务全揽下来,洗衣,做饭,养蚕,种笋,还喂了四五只猫。吃饱喝足的白猫黑猫,经常露着肚皮晒太阳。”

“姑妈的烹调手艺很高,各种菜肴,一经她手,味道都特别鲜美,特别会做长江里的刀鱼、鲥鱼、鲢鱼。逢年过节,做了好吃的,她都要分成几份,给亲戚们品尝。我们年幼嘴馋,吃了都说好吃,想着下回姑妈再送点什么东西来打牙祭。”(高汾 2006 年回忆)

养蚕,是辛苦活儿,也需要特别耐心、特别仔细。高汾对养蚕宝宝很感好奇,她跟着姑妈去过黑洞洞的蚕室,还记得那种非常奇妙的感觉:

“姑妈家有几块桑田,每年春天,我都帮着姑妈到地里采嫩桑叶。有一次,我跟姑妈钻进那间小黑屋子,一开始,眼睛不适应黑暗环境,看不见那些白白胖胖的蚕宝宝,只听见蚕吃桑叶的一片细细的‘沙沙’声,那感觉真是奇妙极了。那段时间,姑妈经常彻夜守在蚕室里,眼睛总是红肿的,可又不耽误白天去学校,不知道她怎么有那么大本事。”(高汾 2006 年回忆)



六叔长女、堂姐高境(左二)和高汾的感情最深。这是堂姐和姐夫全广辉(左一)参加高汾高集八十寿宴。